

三十几年前我喜欢读她写的那部《An Autograph Collection》,一九三〇年厚厚的初版精装,琐琐碎碎写些让人读不厌的杂学,写历史,写轶事,写旧信,写人情,写世故。她是Dorothea Charnwood,伦敦旧书店的人都称呼她Lady Charnwood,集藏名人书札多得不得了,娘家跟大诗人布朗宁熟稔,老世纪老墨客都是他们家的常客,渊源潺潺,书香绵绵,半辈子收藏的手迹英美两边的收藏界都重视。她说她入门之初见闻浅薄,卖旧书信的商人手头一封署名J. Hogg的信注明“James Hogg, Poet, Biographer of Shelley”,她买了,回家她先生一看说苏格兰牧羊诗人James Hogg没有写过雪莱传,写《Life of Shelley》的是Jefferson Hogg,雪莱牛津的老同学!书信商人立刻减价退款。

一九八二年我重访伦敦,在Cecil Court的Fletcher旧书店看到一封历史小说家Sir Walter Scott的书札,两页纸,第二页右上角有铅笔迹“Charnwood”和编号,老板板儿说可能是Lady Charnwood的旧藏,半途放弃了,她书上收录的司各特手迹不是这一封。那天,一位老绅士匆匆进来交一个信封拿走那封信:标价好几百英镑,老绅士一脸《撒克逊劫后英雄传》的慷慨。比尔聊起Charnwood那本书写尽英国贵族阶级矫饰的癖性:“我家有封Sir Walter Scott的信,”一位贵妇说,“好像是我奶奶的同学送给奶奶的,改天找出来给你收藏。”Charnwood听了说你自己留着吧。贵妇说送给你保存安全些。Charnwood说司各特值钱,我可以替你放出去。贵妇初衷不变。Charnwood说集藏生涯乐在孤履危行,从来不可指望树上掉下来的苹果:通常,那封祖传的司各特手迹不光是永远找不出来而且永远没有了下文。“你刚卖掉的那封Sir Walter Scott也许正是奶奶留给那位贵妇的嫁妆!”我说。

比尔匆匆地从窖里拿出一个精致的小木匣,匣里藏着一部小册页,董琬贞画的墨梅十二幅,汤贻汾题长跋,鉴赏印章钤满册页前前后的空白处,里头好像还有吴昌

《西厢记》第一本第一折,张生在佛殿乍见莺莺,惊为天人。待莺莺离去,张生仍痴痴地发呆:“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,休道是小生,便是铁石人也意惹情牵。”

金圣叹批本《西厢记》把这一句改为“我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,我便铁石人也意惹情牵”。金圣叹改《西厢记》,有改得好的,也有改得“凶莽”的,这一句就属于后者。金圣叹在这里“强作解事”,拼命强调莺莺并未见张生,不可能对他抛媚眼,“临去秋波那一转”,完全是张生的自作多情,所以把“怎当他”改为“我当他”。金圣叹在这句话之后还加批语道:“妙!眼如转,实未转也。在张生必争云转,在我必为双文争曰不曾转也。”

“临去秋波那一转”或许是《西厢记》流传最广的一句话。以前有人以此为谜面打一古典名著,谜底为《离骚》。清初文人尤侗(西堂)以此为题写过一篇著名的游戏八股文,收在《西堂杂俎》里,启功先生在《说八股》中引了全文。王士禛《池北偶谈》中说:“近见江左黄九烟周星作‘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’制义七篇,亦极游戏之致。”可见以此为题的八股不止尤侗一篇。

尤侗那篇八股文的最后说:“有双文之秋波一转,宜小生之眼花缭乱也哉!抑老僧四壁画西厢,而悟禅恰在个中,盖一转也,情禅也,参学人试于此下一转语。”所谓“四壁画西厢”,出自明末张岱《快园道古》卷四:邱琼山过一寺,见四壁俱画西厢,曰:空门安得有此?僧曰:老僧从此悟禅。问:从何处悟?僧曰:老僧悟处在“临去秋波那一转”。

话说尤侗的这篇游戏八股传到宫中,康熙见而喜之,读到最后一句“参学人试于此下一转语”,便对身边的国师宏觉和尚说:“请老和尚下。”宏觉说:“这不是山僧的境界。”当时另一首座和尚也在旁,康熙又问他如何。首座说:“不风流处也风流。”康熙听了哈哈大笑。

钗筒忆语

董桥

顷题的两首诗:“这才真的是一位侯爵夫人的嫁妆,”比尔说。“还有四件官窑瓷器,三件雕漆和十件古玉,找到买主了,我赚佣金。”董琬贞是清代才女,嫁给汤贻汾,字双湖,号蓉湖,江浙人,册页上那方有名的小印也在:“生长蓉湖家漱湖”,极秀丽。我知道董琬贞,我姐姐的名字跟她同音,老师亦梅先生说她的词比她的画更好,我在黄花草堂读过,都不记得了。

我那天很想要那件晚清的册页,比尔说这批货大价钱是瓷器,其次是古玉和雕漆,册页最便宜,可惜买主暂时不想破开来转售。他带我到地窖去鉴赏:瓷器我不懂,只见都带款;古玉太华贵,刻满乾隆御题诗,俗气得很;雕漆三件全带宣德嘉靖底款,润亮夺目。Charnwood说她懒得赶时髦,集藏不同时期流行的古董文物,家俬和版画的价格波动最大,中国雕漆此时是俏丽的天价,彼时又是市场上的呆货:“...Furniture and prints are, I should think, the most so; the fluctuations of values seem to me foolish – at one time Chinese lacquer is at a fancy price, at another it is a drug in the market...”。这批名贵的嫁妆英国一些古老世家多得很,一点不稀奇,古董市道怎么起起落落这样的名器始终不愁出路。

走出Fletcher我到Leicester Square一家咖啡馆去跟戴立克会合。我们到Greek Street去看一位做版画的画家。十九世纪写散文出名的Thomas de Quincey又穷又抽鸦片的时期那条街上的妓女安妮救过他,他的名著《Confessions of an English Opium Eater》里写过。版画家在替戴立克编的一本诗集做插图,他父亲是马莱亚殖民时代的英国殖民官,留下几箱子中国和南洋的工艺品和文玩,一件清代竹刻小筒早两天卖给戴立克,还有一件明代剔红人物香盒要价太高我买不起:“也许是Thomas de Quincey装鸦片膏的盒子”,版画家开玩笑

说。

匆匆二十几年,我想起剔红香盒雕的其实是胡人戏狮图,明代雕漆非常抢手的题材,王世襄先生五十年代在地安门古玩店买过一件,说是珍妃家的旧藏,二〇〇三年拍卖卖了二十万人民币。戴立克买的那个竹筒也很别致,口径只四厘米,高十一厘米,我去年找到一件也这样精巧。戴立克那件刻竹林七贤,我这件刻庭院祝嘏图。这么迷你的竹筒听说是古代女人收存发钗发簪的小筒,比笔筒诗筒香艳多了,跟《竹人录》里说庄绶纶在香港上刻雾鬓云鬟一样消魂。回旅馆的路上,戴立克滔滔议论版画家的竹刻钗筒和剔红香盒,说Charnwood不赶时髦只求精品真是解语花:“贵就贵吧,我迟早要买下那个装鸦片膏的盒子!”他说。我默默盘算着哪一本古书上也许可以找到钗筒的纪录:“With an elegant gesture she untied a ribbon so that her tresses fell over her shoulders. She shook her head.”《Of Human Bondage》里Ruth Chalice扎秀发的缎带远远比不上发钗发簪秀逸,轻轻拔下插进竹雕钗筒的那一瞬是宋词的风姿。



清代竹雕祝嘏图钗筒

安吉竹乡

林青

翠肌绿骨耿直心，独善群集皆可成。
佛敝宽怀容世事，妃遮湘袖染悲情。
娇娃喜雨绒袍短，硬寇仇石潜力深。
小楷蝇头泼墨画，月描个字叶痕存。
注：诗中第三四句，即指“佛肚竹、湘妃竹”。

对面楼上的邻居打来电话,问我前两年淘汰下的笔记本可还在手边。我不假思索地回答:“在。包好了放在书柜底下……”邻居又问:“愿不愿意出手?我有个朋友正想买个二手电脑……”我的书柜里出现诸多的一闪念——我的老电脑是日本的原装,购价两万二,使了七八年,我用它写了十几本书;后,觉其过于厚与笨,加之起动又慢,就托这位邻居买了新款的IBM,一万元,因他在电脑界有熟人,又多

少优惠了一些。最近看到“双核”的报道,复有些动心,曾向这邻居咨询,他则回答“上次买的那台,足您用够了……”邻居电话中向我讲:“我那朋友也就是随便一说,究竟他肯出多少钱,要什么等级的我也没细问……”

暂时的停顿。我忽然反问邻居:“你家那画案还好吧?”朋友一愣:“好,还摆在那儿……”

从我的楼窗向南望去,对面正是他的后窗,我知道那画案就紧靠后窗。我们在楼下偶然认识后,我曾专程到他家拜望过他母亲,并到那阴面的北房去看过这台画案。

朋友的外祖父是北京昔日著名花鸟工笔画家于非闇。她妈妈是子女当中惟

一随老老子学画的一位,同时老太太就他这么一个儿子,他本人也四十出头,还没结婚,就与他妈妈相依为命过日子。我问他妈妈家中可还留着什么老爷子的遗迹。回答是“画案在”,遂领我进入北屋,看到这张覆盖了棕色呢毡的画案。她还掀起一角,桌面竟然是块普通木板。我敬仰地为之拍照。我以为,这应该是我们这栋楼中最著名的人文景观。记得在我小时,母亲带我去过于老的家,地点在北京的新街口,有着一个非常别致的“百花深处”的胡同名……

邻居妈妈八十多了,眼睛也不怎么好使了,所以早就不再画了,留下这台画案在朝北的空屋,纯粹是延续着一种念想儿。我呢,当然不敢跟老于争比,但那台旧电脑跟了我七八年,又超负荷劳动了那些年,就让它闲闲地待着吧。

电话那边问道:“您想好了么?”我则反问:“你想好了么?”

一愣,我又暗笑起来,改口说“容我想想再说,行么?”其实心中暗想:我不是不缺钱,但缺的并不是这一点,如果缺个百八十万,谁能帮我解决?——笑谈,不调侃了,打住。

坐落于漕溪北路80号的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,创建于1847年,是上海现存最早的近代图书馆,是我国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的一个缩影。

1844年法国耶稣会士南格禄等于7月抵沪后驻青浦横塘,开始搜集藏书。1847年3月,在徐家汇建耶稣会修院,同年7月竣工,其中专辟三间供藏书之用,原青浦藏书随之移入,自此藏书楼初具轮廓。此后屡经改造和扩建,在1897年扩建了一幢两层藏书楼,又称大书房,俗称“藏经楼”。徐家汇藏书楼于1956年正式并入上海图书馆,原亚洲文会图书馆、海光图书馆、租界工部局图书馆等藏书陆续由上海图书馆接收,后相继移入徐家汇藏书楼,并正式对外开放。2002年,上海图书馆在市政府巨资支持下对徐家汇藏书楼进行了全面修缮,整个工程以“修旧如旧,恢复原貌”为原则,历时近一年,于2003年1月竣工,同年5月对外试开放,7月正式向读者开放。每周六下午,徐家汇藏书楼向市民免费开放参观,它已成为上海的一大文化景观。

现存徐家汇藏书楼为南北交错的两幢建筑。现存北楼,即大书房为两层双坡顶,砖木结构,南北立面上下设多个欧式壁柱尖券洋窗窗框和百叶窗。两层的设计理念和风格迥然相异,融合了中西文化内涵。北楼上层为西文书库,上下十二格木质书架从地板延伸至屋顶,将整个空间由西向东分成六进。书架半腰有木雕栏杆围起形成上部走道,东西两侧和正中有三部硬木扶梯可拾级而上。收藏自1515年至1949年出版的8万册拉丁文、法文、英文、意大利文、德文、西班牙文、荷兰文、希腊文、希

网络上有句名言,“谁知道你对面是不是条狗”。与之相同,“粉丝”与偶像在网上相遇完全可能浑然不知。前一阵,“小众菜园”来了名为“风中的旅人”的新人,她一上来种的“菜”是一篇在美国加州的游记,我一看文字就觉得亲切,除了旅人文自然朴实之外,她所游览之地,正是我前不久在整理女儿带回的照片时,反复看见的景色。因为女儿匆忙扔下照片就走了,我不太清楚那些美好景色的历史形成和自然地理知识,见了旅人详尽介绍的文章喜出望外。

我看见旅人的文章没有配图,知道她是新手,还

伯来文等近20个语种的旧版西文图书和期刊,排架分列为37大类286小类,其中,1800年出版的西文珍本1831种2000余册,以神学、汉学和西方各国著名百科全书和辞典为收藏特色。北楼下层原为中文书库,仿照明代宁波天一阁风格。根据汉代郑玄《易经注》“天一生水,地六承之”之说,整个空间划分为朝北一通间和朝南六开间,取其以水制火含义。木质书架顶天立地沿墙而立,上下

计十二格,上部九格搁置一般书籍,下部三格略宽便于收藏大开本图书和报刊,曾收藏中国各省、府、州、县地方志达12万余册,书志2531种,以及各种舆图、年画、古钱币等,排架按照《四库全书》经史子集从书分列五部。

徐家汇藏书楼现藏1949年前出版的旧版外文文献32万册,内容覆盖哲学、宗教、政治、经济、语言、文学、历史各个领域。其中,西文珍本、欧洲汉学资料、外国人在华游记、东方学资料、神学著作、旧版日文和俄文图书,在沪出版的西文报纸等最具特色。这些重要的文献资源,深受中外学术界关注。

如今已有160年历史的徐家汇藏书楼依然耸立于繁华的商业都市之中,发挥着文献典藏、阅览服务、文献开发研究和会展旅游等社会文化功能,为国际化大都市上海的多元文化和谐发展提供了深厚的历史底蕴,它既是中西文化碰撞和交融的产物,更是弥足珍贵的人类文化遗产。让我们走进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,以海纳百川的胸襟去

追求卓越,创造社会主义新文化。

明请读一篇《毗徐家汇藏书楼拾萃楼为邻好读书》。

为“流水不争先”的帖子,记录自己旅居韩国的日常生活,不时露出顽皮小女人情态。婉约的小溪清清地流着,很多人都喜欢看,三言两语评论她,旅人一一躬身答谢,完全没有名人的架子。

初夏时旅人回上海探亲,村长照例网上开帖招呼菜友FB,一桌人见了面欢呼之声频起,芮乃伟夫妇拿出他们合著的《天涯棋客》一书签名分赠,闪光灯此起彼伏。网下的旅人略微有些羞涩,和想象中一样,平静内敛气质淡定,而江铸很多壮美的风景,这个乃伟的也想拿出来炫炫。网下连线“领导”爽朗大气,不断和我们开玩笑活跃气氛,他学上海话问:“依啊是上海人?依于上海啥地方?阿拉乡下人。”惹得人喷饭。欢乐和谐的气氛延续到饭局结束,迟迟不曾消散。我们站在绍兴路边互相打量,拥抱,相约来年。

回家后一口气读完《天涯棋客》,了解了更多芮乃伟获围棋界最高荣誉的过程,九段,国手,什么境界啊!芮乃伟视围棋为生命,这位“风中的旅人”经受过很多磨难和挫折,浪迹天涯只为棋。寂寞棋涯路漫漫,大师并非不可及。在网上,我们遇见美好的人,美好的事,是偶然,也是必然。

旅人不愿意暴露自己的身份,我尊重她,也不说破。那一阵她比较空,每天晚上来小众菜园种菜。乃伟自幼爱好文学,喜欢读书写字,不久开了一个名

『临去秋波那一转』

柳叶



网下连线

